

[日] 三浦紫苑 著 田肖霞 译

多田便利屋

第135届直木奖获奖作品



まほろ駅前多田便利軒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多田便利屋

[日]三浦紫苑 著 田肖霞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08-2005 号

Copyright © Shion Miura 2006

All rights reserved

First published in 2006 by BUNGEI SHUNJU LTD. Tokyo Japan

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8
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, China.

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BUNGEI SHUNJU LTD.

License arranged through the J. Media & Publishing Ltd, Japa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多田便利屋/(日)三浦紫苑著;田肖霞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8.10

ISBN 978-7-02-006761-9

I. 多... II. ①三...②田... III. 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7859 号

责任编辑:陈 旻

特约策划:王轶华

封面设计:车皓楠

多田便利屋

Duo Tian Bian Li Wu

[日]三浦紫苑 著

田肖霞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 印张 7.25

200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 000

ISBN 978-7-02-006761-9

定价:20.00 元

言既(補)太(季)常(出)册(售) ○
劉(興)意(主) 吳(祥)愛(田)冬

用(的)表(滿) 承(印)悉(汗)

00

38

出(發)日(0)天(0)二

多田便利屋

目录 CONTENTS

○ 曾根田家老太太的预言

一 多田便利屋，生意兴隆

三 干活的车，满身伤痕

1

69

CONTENTS 目 录 35

二 行天身上的谜团

四·五 曾根田家的老太太，再次预言
五 事实，就一个

141

107

四 跑吧，便利屋

175

六 公车牌下，再相会

○ 曾根田家老太太的预言

— 多田便利屋，生意兴隆

“你呀，明年一定会变得很忙。”

年关将近，一个晴朗日子的傍晚，曾根田家的老太太这样说道。

医院里的谈话室安静极了。透过窗户，能望见枯萎的草坪和掉光叶子的树木。两台大屏幕电视都把音量调到了极限，一台在重播电视剧，另一台在放映赛马比赛的直播。

聚拢在谈话室里的老人们各自挨着中意的桌子坐下，自然而然地分成两派，盯视其中某台电视。偶尔传来一声动静，那是老人把手探进从病房带来的荞麦小馒头的袋子，或是轮椅的车轮嘎吱作响。

“生意会变红火，对吧？”

多田启介一边把带来的长崎蛋糕切成一口大小，边问老太太。曾根田家的老太太对蛋糕摆出虎视眈眈的神情。多田只放了两小块蛋糕到桌上的纸盘中，其余的收进保鲜盒里，叮嘱老太太道：“不能一次都吃掉哦，这些要等到吃点心的时间和室友们一起吃。”

他把从自动售货机买来的热茶倒进纸杯递了过去，老太太把蛋糕在茶里浸一下，开始吃膨胀开来的蛋糕。

“你的生意和今年没什么两样。你是为自己的事情忙活。”老太太说，“说不定哪，是要和你的媳妇儿分开？”

我早就和老婆离了啊，多田暗想，但他只是沉默着听老太太絮叨。

“然后呐，你会去旅行，哭啊笑啊的。”

“旅行？去哪儿呢？”

“很远很远的地方。比自己的心还要远。”

自从医生告诉她，“您老人家说夜里出现的妖怪，实际上是您的心理作用哟”，老太太在那之后就太不信任自己的心了。多田想，那大概是远至国外、语言不通的某处吧。

“呀，是阿菊的预言。”

突然响起一个嘶哑的声音，多田扭头仰望身后。那是常在医院里碰见的老伯，正把点滴袋的架子当拐棍扶着站定。“怎样怎样？”老伯说着摇摇头，往电视的方向走开了。老太太把纸杯里的最后一滴茶也吸干了。

“总之你会变忙，也不大上我这儿来啦。”

“没这种事，妈。”

多田不知该如何接下去。我还会来，这样的话可不是他自己想讲就能讲的。为了打破这不自然的瞬间，他催促道：“差不多该回房间了吧。”曾根田家的老太太顺从地点了点头。

老太太慢吞吞地在走廊上往前挪，多田费劲地配合着老太太的步子。快九十岁的老太太佝偻着腰，身高只及多田的小腹。

病房是六人房，老太太的床位于排在一边的三张床的正中。多田帮着老太太以极其缓慢的速度爬到床上去。端坐在床单正中的老太太看上去圆乎乎的，像个小小的大福饼。

把保鲜盒放在钢制的餐具橱上，多田打算说点告别的话。正好护士走了进来，多田冲对方点点头，就此错失了离开的时机。

“曾根田老婆婆，您有个孝顺儿子啊，可真不错。他又来看您啦？”

护士朝老太太爽朗地说。随即，她凑近躺在最里边的床上那位乍一看辨不出性别的老人耳边，高声喊道：“背痛吗？帮您换个姿势吧。”里边床的隔帘被迅速拉上了，传来护士帮老人翻身的动静，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褥疮。

曾根田家的老太太有着稀疏柔软的白发。多田俯视着她头顶的发旋儿，呆立了一会儿之后，终于还是对老太太开口道：

“那我走了，妈。新年快乐。”

“嗯。”

老太太小声回答。每当说再见，老太太都变得沉默。多田迅速走出病房来到走廊上。出了病房后回头一望，老太太仍像个大福饼般垂头发着呆。

要真是孝顺儿子，就不会把年迈的母亲放在医院里过年了，也不会委托不相干的人来看母亲。尽管这样想，可自己不过是个不相干的人，所以才能轻易地说些漂亮话。这一点，多田十分明白。

走进停车场里的白色小货车，他心里不由放松下来。不论往墙壁上涂多么明亮的乳白色，医院的空气总让人有些阴郁。

多田旋转钥匙发动引擎，等着空调的暖风出来的当口，他点上烟。鼻子深处还存留着氨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儿。他把车窗打开一条缝，把这气味和烟味儿一起释放出去。

从外套口袋里取出手机，多田拨打了对方的号码。铃响到第五遍时，传来一个中年女子的声音。

“你好，曾根田土木工程。”

“我是便利屋的多田。正敏先生在吗？”

“他出去了，医院的探视结束了？”

“是，刚弄完。”

“总是劳烦你呢。我会转告我先生的。”

电话被干脆地挂上了。你明年可能离婚，所以最好注意一下。完全没时间告诉她这话。罢了罢了，多田想，随即合上电话。老太太的话当然不是什么预言。那只是单纯的牢骚。

明天有五件帮人安设新年门松^①的委托，一件大扫除。多田发动小货车，向自己位于真幌站前的事务所进发。

① 日本正月里树立在家门口的装饰树。

便利屋在一月和二月格外清闲。

这时候搬家的人也少了,加之冬季也没有需要拔除的杂草。尤其是当人们还没走出过年的心态时,生意近乎惨淡。过了元旦满怀轻松地和家人一起休养生息的时候,几乎没人会想让来路不明的外人到家里来干什么杂活。

要按往年,多田肯定是在事务所兼自住的老旧大楼的家里懒洋洋地睡过新年。可今年有点儿不同。在元旦前一天,突然来了一件照看小狗的工作。

到访事务所的女人四十出头,两手提着行李。分别是手提包和红色的塑胶宠物旅行箱。多田请她往待客区的沙发落座,女人谨慎地拂掉沙发上的灰尘后方才坐下,她对该怎么搁在哪儿困惑片刻,最后把手提包搁在膝盖上,宠物旅行箱则放到地上。

“突然定下来的,我们全家要回我先生的老家探亲。”

女人开口说道,“宠物旅馆的预约都排满了,要是把狗带回去,我先生的母亲有哮喘所以不能养动物。大过年的,托邻居照看狗也觉得不好意思,想来想去……”

“这样啊。”

多田没怎么接话。总的来说,他不太善于应付把丈夫喊作“我先生”的女人。也就是说,对大多数已婚女性,多田都有些不知所措。但这样的话工作根本没法进行。来便利屋提出委托的几乎都是主妇。多田于是把注意力放到脚边的旅行箱里蠢动的小动物身上去。

“是什么狗？”

女人把箱子拎起来，多田透过窗格窥视里面。是吉娃娃。最糟的状况。虽说常接到带狗散步的委托，但他讨厌最近风行的小型犬。太小了，让人没法安心。到底带着走多少路算是合适的运动量呢，完全没法估计。再者，大块头胡子拉碴的多田身穿半脏夹克衫带着小型犬散步，这光景一定会让路过的小学生窃窃发笑。

“好可爱的狗啊。这案子我接了。”

女人在多田拿出的简单的委托书及合同上填写了基本资料，并签了字。佐藤健太郎。四十二岁。住址是真幌市久生四丁目十五号。不用说，多田也不善于应付在文件上径自写丈夫而非自己姓名的女性。

女人从手提包里取出需要的物品。狗粮和狗碗，新的纸尿垫，狗喜欢的玩具公仔之类。确认了喂食的量，以及不需要长时间散步的事宜之后，他们签订了到一月四日中午为止的合同。

费用是以现金预付。女人没多废话就打开钱包，飞快地拿了发票，随即离开事务所。走的时候既没有把狗从旅行箱里拿出来抱一下，也没有和它说再见。

就这样，多田和这只狗一起度过了旧年，又一起迎来新年。

吉娃娃正如电视上所见，是有着泪汪汪的大眼睛，总在微微发抖的动物。多田以为它是冷得发抖，就在给它作窝的纸箱子里铺上了绒毯；又觉得它是因为不习惯这里而害怕，于是拿了公仔陪它玩耍；到最后担心它是不是有什么病，多田因此在夜里几次三番地查看箱子，以确认它还活着。

但是，不管多田如何费心，吉娃娃依旧抖动不止。似乎这狗就是这种体质。直到一月二日，多田才终于决定对吉娃娃的轻颤不予理会。

这几天操心得累了，所以多田把吉娃娃的清晨散步草草收场，喝着酒半睡不睡地过了一天。吉娃娃是安静的小东西，喊它一声“吉娃娃”，

就很高兴地跑过来；要是放任不管，它便在屋里老实地待着。每当吉娃娃在满是尘埃的木地板上走动，就发出嚓嚓的脚爪摩擦的轻微响动。

在屋里有自己以外的生物，这感觉已经久违了。或许因为这个缘故，多田做了梦。他梦见被风吹起的书页，厚厚的书本像招手似地翻动着。某种似曾相识反而牵动了不适的感觉，多田微微睁开双眼。

公寓楼前的马路是出真幌市区时所走的岔道，偏离车站附近的繁华街道。平时交通量挺大，可一到元旦期间，连经过的车也寥寥。在梦里听到的书页翻动的声响，其来源似乎是偶尔经过窗下的车辆引擎声。多田迷迷糊糊地环顾房间。吉娃娃在纸箱做成的窝里睡着。

多田正在煮当作晚饭的方便面，事务所的电话响了。反正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事。他用脚把装着狗粮的狗盆往吉娃娃那边一推。电话仍响个不停。多田无奈地关掉煤气灶，拉开分隔居住区的窗帘，拿起电话听筒。

“你好，多田便利屋。”
“喂，我是山城町的老冈。”

老冈没给多田作新年问候的空隙，迫不及待地继续说：“明天有空吧？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八点半。”

工作时间相当长。打算让人在一月三日干什么呢，多田疑惑地想。

“工作内容是？”
“来帮我打扫年底没弄完的院子和储藏室。这个嘛是装门面的，我想让你监视公交车的运营。”

“啊？”
“具体的明天再说。那么，五点半见。”

“老冈，老冈！”
多田急忙冲着话筒喊道，“我这儿寄养了狗呢。得照看那家伙才行，所以长时间的工作恐怕有点……”

“带过来不就行了嘛。”

老冈说，“一只狗而已，让它在我家院子里玩儿好了。”

老冈刚说罢“玩儿好了”的“了”字，就挂上电话。多田一肚子气没处发，只好重重挂上电话，回到炉灶跟前。吉娃娃已经把狗粮舔得干干净净，方便面在锅里不祥地膨胀开来。

“明天要出门工作，吉娃娃。今儿个早点睡吧。”多田说。吉娃娃一边依旧发着抖一边抬眼看看多田，它伸了个懒腰，走向纸箱小窝。

听我说话的只有你。啊，狗家伙，狗家伙。多田边哼着歌边往锅里撒上汤料粉，然后几乎是麻木不仁地把膨胀如脑髓的面条倾倒入胃袋里。

太阳还未光顾的清晨的道路上，多田驾着小货车往山城町前行。

货厢里堆着打扫庭院所需的一整套工具。吉娃娃一点儿也不捣蛋，乖乖地待在副手席上的宠物旅行箱里。从真幌站前到山城町，开车大概二十分钟。车子来到一片混杂着居民区和农田的区域，一处地主宅院模样的巨大农庄引人注目。

老冈的家就在路边。他家院子里的巨树绿荫如盖，仿佛要彰显出自己是这片土地的悠久住民。听说老冈把自家拥有的大量田地全都填平建了公寓。老冈光靠收租就能度过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。

多田把小货车开进铺着砂石的前院。老冈已站在院子一角，一个人做着某种自创的体操。他见多田下车，便停止转动胳膊，走近前来。

多田这次又没能把新年问候说出口。老冈拿起放在庭院石景上的文件夹，一边塞向多田一边开始滔滔不绝。

“真不错啊，你挺准时。院子和储藏室的打扫像往常一样大致弄平就行。打扫的时候得顺便关注着公交车的情况，那才是今天的重点。拿着这个。”

多田接过塞到胸前的文件夹，把视线交替地投向在院子灯光下泛着

微光的老冈的秃顶和文件夹所夹的纸。纸有两张，每张都在左半边罗列着似乎是老冈从公车站时刻表抄下来的数字。右半边什么也没写。

“我家门口不是有个公车站吗？”

老冈说着，指向街的那边。多田不用回头也知道老冈家门前的站名为“山城町二丁目”的车站。要是站在院子里，不管愿不愿意，穿行于街上的公交车都尽入眼底。

“从去年开始注意到的，怎么想都只能是他们延趟儿。对包括我在内的住在这一带的老人们来说，公交车可是重要的交通工具，不管去医院还是去真幌站。”

老冈的口吻很严肃。途经老冈家门前的公交车是连接山城住宅区和真幌站，并经过真幌市民医院的。多田心里想的是今天可真冷啊，吐气都很白啊，诸如此类。可没在脸上泄漏半分。

“具体想让我干什么呢？”

“边打扫院子，边监视公车站。我把上行和下行的假日车况表都写好了，你就在纸的右边把公交车实际在几点几分来到车站给填上。这样一来，公交车的运营有多推迟和胡混，不就一目了然了嘛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多田喃喃道。

他收下一天份的劳务费，戴上劳动手套，从货厢里拿出扫帚和垃圾袋。随即他想起什么，冲正打算进屋的老冈喊道：

“可以把狗放在院子里吗？”

“随便你。头班车五点五十分来。我有事要忙，都交给你了。好好干。收集了他们延趟儿的证据，才好告发横中的玩忽职守哪。”

真幌市毕竟算是东京，但不知为什么市内的公交车线路由横滨中央交通，简称横中的一家子公司垄断。多田觉得有钱人的想法真是莫测，如此想着，他把文件夹放在院门的矮柱上。从对着院子的窗户，可以看到老冈在客厅里躺着看电视。

便利屋的工作就是处理案子，即便想说的话堆积如山也闷不吭声。多田早就吃透了这一点，所以只是再次喃喃：

“这样啊。”
接下来的一整天里，他振作精神打扫院子和储藏室，其间在纸上记录公交车的运营状况，并清理在院子里欣喜撒欢的吉娃娃的粪便。

夜里八点半，朝真幌站方向的末班车驶离了老冈家门前的街道。周遭暮色暗沉。多田已经把打扫工具和垃圾搁在小货车的货厢里，做好回家的准备。罢了罢了，他如此想着，手持文件夹打开老冈家玄关的拉门。

“弄完了。这样可以了吗？”
大概是喝了酒吧，脸色酡然的老冈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他在门内借着院灯瞅了下一尘不染的庭院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“那个，怎么样啊？”
“很遗憾，今天没能确认到延趟儿的情况。因为塞车来晚了的时候倒有，总的车次的确是和时刻表所记载的一样。”

“这可怪了。”
老冈从多田手中接过文件夹，困惑地歪着头。“你会不会没盯紧，然后随便瞎填啊？”

要是这样想就别喊我来啊。多田在脑海中掐住老冈的脖子，停顿了一拍才挤出笑脸。

“没有。中午您夫人送来了饭团，我坐在门口边监视街道边吃的。至于小便……抱歉，小解，也是边盯着对街，边在院子角落用塑料瓶解决的。需要把证据给您过目吗？”

“不用，算了。”
“是吗？”

其实他是在院子一角的榕树根那儿上的厕所。“那我告辞了。要有什么需要，请随时打电话来。”